

在连续几日的暴雪预警中,2024年的第一场雪还是来了,来得如诗如画,飘逸悠扬。片刻之间,调皮的雪花就像是无数个洁白的小精灵,飞舞着穿过树的枝丫扑向大地。远处的建筑和窗外的枯树,仿佛盖上了一床洁白的绒毯。人行道上,早起上学的孩子张开双臂,用双手接住一片片雪花,任由雪花在温暖的掌心慢慢融化,稚气无邪的笑脸上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。

我随手拍了一张照片发到朋友圈。不一会儿,一位战友评论道:喀喇昆仑山的雪。喀喇昆仑山,雪。短短几个字,深深地刺痛了我。恍惚之间,我的思绪被拉回到二十多年前,耳边又传来了铿锵有力的歌声:千里边防线,茫茫戈壁滩……抗风斗沙战严寒,我们的岗位在高原,在高原……

我曾经服役的部队就驻扎在被誉为“生命禁区”的喀喇昆仑山深处。那里生存环境极度恶劣,高寒缺氧,冰封雪裹,空气稀薄,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,空气中平均氧含量不足平原地区的一半。徒手走路就相当于在平原地区背一袋面粉奔跑,晚上睡觉常常会因缺氧憋醒。巡

这天,王志像平时一样到了公司办公室,坐在他的工作间写一份新产品市场调研报告。他低着头,两眼盯着屏幕,神情专注。

但他的到来,却让偌大一个办公室渐渐骚动起来。

最先是他邻座的小梅,往他右脸一侧瞄了一眼,眼睛立即睁得滚圆,情不自禁叫了一声。声音尽管不是很大,还是被办公室其他同事听到了。年轻职员们好奇地站起来,大家看到王志右脸下方的脖颈上,印着一个特别明显的唇印,红彤彤的,着实有点夸张。

这是谁的吻痕?大家不禁好奇起来。再说这王志,中等个儿,面色黝黑,左脸靠近唇和鼻子处还不合时宜地长了个绿豆大的黑痣。同事们都在议论,王志就应该叫王痣,这才名副其实。有了这些“特点”,王志在公司几乎没有人喜欢。

但今天的王志,竟然带着这个吻痕来上班,让大家新奇不已。小梅低声说,是不是咱公司后勤部的小婊,她最近好像和王志走得较近。李晗悄声说,可能是公司高管林总的侄女,最近王志和林总的侄女合作跑市场拓展。

麻艺轩说,不可能,咱公司管理层的职员哪个会看上他呢?就在大伙儿聚在一角窃窃私语,猜测哪个女职员会和王志处对象时,王志却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喝水、上卫生间、打印报告,忙得不亦乐乎。

这时,公司市场管理部杨主任来了,大家就悄悄地给杨主任嘀咕咕咕。杨主任30岁出头,成熟而又稳重。她的目光扫了一下王志,轻轻一笑,一副处变不惊的样子。杨主任劝大家不要喧哗,安心工作。

六点半下班,大家经过王志身边时,都瞥一眼他,摇摇头散了。但王志却被公司分管人事和纪检工作的崔总打电话叫去。

王志进了崔总办公室,崔总一脸严肃。他说,公司不允许职工在公司内谈对象,这一点你知道吧。知道知道。王志说。知道为啥还要明知故犯?王志说,我没有啊!

崔总说,你到我门口拐角处照照镜子,看看你的脖子上,成何体统?你这副样子严重影响公司形象。你今天把这个问题交代清楚,否则就拍屁股走人。

王志听了,却一改平时的毕恭毕敬,竟哈哈大笑起来,笑得崔总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王志看着崔总一脸疑惑地说,您能听听我的解释吗?崔总没好气地说,有话就说,有屁就放。

王志说,我来公司快四年了,我们没有双休日,天天上班,出差、办事,加班成了常态化,我百分之一百二都在工作上,除了工作干得领导还算满意,我剩下还有啥理!我知道自己条件不好,别说什么大一个公司没有年龄合适的姑娘会看上我,我连一点谈恋爱的机会都没有。

那你脖子上的吻痕怎么解释?我不解释行不?不行!那我就实话实说,我们公司啥都好,就是把人管得太严了。整天熬夜加班,我没有一点时间谈对象,也没有一点时间回家看望生病的爹妈,为了工作,我忍受着一个年轻人不能忍受的一切……

崔总听了,皱皱眉,脸色缓和下来,就说你脖子上的问题。王志说,我工作虽然干得好,但还是被人瞧不起,同事们都说我这辈子肯定要打光棍了。于是,我就想了个办法照着镜子,用口红在脖子上画了个红唇,好让大家瞧得起我……

崔总听了,顿时泪崩。

小小小说

社址:西安市莲湖区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:陕工商广字01—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: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

喀喇昆仑山的雪

□晓枫

一路上更是狂风肆虐,犹如刀割,暴雪覆路,举步维艰。我所在的连队,更是被称为“高原上的高原”,海拔5172米。这里一年有四个月是大雪封山期。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,“一年只有两季,一个是冬季,另一个是大约在冬季”。

守防的战士脸色青紫,嘴唇皴裂。就是在这样的战斗和生活环境中,战士们像一颗颗钢钉一样牢牢钉在边防线上,保卫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,更是用青春饱蘸热血,用生命在千里边防线上写下了“清澈的爱,只为中国”的铮铮誓言,践行着“热爱边防、艰苦奋斗,无私奉献、顽强拼搏”的喀喇昆仑精神。

还记得连队有一位战士,也是西安市长安区人。那年,他才19岁,就来到了边防哨所。清秀的脸庞上稚气未褪,浓眉下一双大眼睛透

同学,就是当年一起打篮球、跳皮筋的玩伴,是一把瓜子分着吃,是一个红薯掰着啜,是一张课桌分界线的“同桌的你”……

同学情是一种缘分。什么是缘分?正如著名作家张爱玲描写的那样:“于千百人中,遇到你所要遇到的人,于千百年中,在时间的无垠的荒野中,有两个人,没有早一步,也没有晚一步,就这样相逢了,也没有什么可说的,只有轻轻地道一声:哦,你也在这里吗?”这就是缘分。缘分不是诗,但它比诗更美丽;缘分不是酒,但它比酒更醇香。同班同学,皆是缘分。

细想,我所在的高中同学主要来自市域原革命五六七三所小学。全班43名同学(男生22、女生21)。在校期间,亦有几位转学、辍学或调入的同学。依稀记得班主任老师有两位,每年每位同学学杂费“四块五”,除了学好语、数等主课外,学工、学农、学军,还要批判资产阶级。我们曾徒步30华里野营拉练,在校办工厂劳动,在乡村支农插秧,“战三夏”“保秋收”等等。

回忆是美好的,也是酸楚的。从小学到初中

从小,我就是个不太喜欢热闹的人。当农村的小朋友在农村的广阔天地放肆玩耍时,我就一个人静静地看漫画书或坐在屋后的山上注视落日余晖。那时候,写作对我来说还是一件陌生而遥远的事,但是想用文字将当时的画面和情感表达出来的欲望,成了我开始写作的契机。

小学,初中一直到高中,语文都是我最擅长的学科。每次自己的作文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的时候,内心的自豪感油然而生,于是便更加专注于写作。现在想来,如果不是当初老师们的认可和鼓励,我可能把写作只是当成一项作业或者是获得分数的工具。

我真正开始写作是进入单位之后,公司对于宣传工作非常重视,写作一度是新员工脱颖而出最快、最有效的方式。仍记得当时完成的第一篇文学作品,那是一个雨后的下午,我在路边散步时,看到一朵黄色的小花在石缝中间绽放,便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散文叫《一朵小花》,发给了当时负责审稿、发稿的梁峰。

某期业务培训班里,主办方请了老师来教授太极。因为时间有限,老师教得很快,当我们全套动作记熟,一个个打得“行云流水”后,老师却说:太极的好在于“慢”,难也在于“慢”,如果现在五分钟能打完的一套拳,你们花十分钟、十五分钟,甚至更长时间打完,才算好。

乍一听,这还不容易吗?会都会了,动作速度放慢即可。有几个学员当即开议,才发现要慢一点儿容易,要慢到时间拉长到一倍两倍的程度,还真的没人能做到。

比如,当某个动作需要左腿单立,再将重心缓缓移到右腿,变成右腿单立的时候,你想慢,可是没有深厚的下盘功夫,单腿一站,尤其手上动作还不能丢,是做不好的。为了避免金鸡独立左歪右倒无法平衡,只好赶紧右腿落地,动作也就由自主变快了。而整套太极动作,都是重心在左腿右腿之间不断转移变换,要慢到身体完全受自己的控制,一定是练习多年的行家才能做到。

想象一下,你快速骑自行车,可以稳稳当当,

李德发是李锁小有名气的剃头师傅。李德发的剃头手艺是父亲传授的,老实巴交的父亲给人剃了一辈子的头,临终前不忘叮嘱李德发,剃头是咱们养家糊口的手艺活,要好好干。

李德发是个苦命的孩子,母亲生他时难产离开人世。他便与父亲相依为命,到了读书年纪,父亲就张罗着送他上学。可惜李德发一上课就打瞌睡,成绩永远是班上倒数,用老师的话说,这孩子不是读书这块料。李德发是为剃头而生,百岁抓周时,笔墨纸砚、金银珠宝摆得满满当当,他看都不看一眼,单单挑了一把他父亲的剃头推子。

不爱读书的李德发最喜欢的事儿莫过于跟着父亲走街串巷摆摊剃头。只要不上学,他就像个小尾巴一样跟在父亲身后。在李德发眼里,父亲的挑子充满魔力,各种物件应有尽有。瞧!挑子的一头是坐凳,一头是烧热水的小火炉,炉上放一水盆,水盆下是木制的盆架,上面还可挂毛巾。小小的李德发已经是父亲的好帮手,他不仅帮父亲打杂手脚麻利,而且有眼力见儿,父亲何时该用到什么工具,他了如指掌,适时递上。

好景不长,李德发的父亲因肝癌晚期离开了他。此时的李德发大约十四五岁,成了孤儿。在乡亲们的帮助下,办完了父亲的丧事,李德发就辍学做起剃头的行当。那时,李锁的乡亲们还没完全解决温饱问题,对剃头这事不甚讲究。李德

着机灵,见人常常是裂开因缺氧而紫黑的嘴唇微微一笑。刚上高原,他对一切都感到好奇。茫茫戈壁和湛蓝的天空,让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人生体验和如诗美景。没过几天,他的情绪就开始低落下来。缺氧,让他头痛欲裂;吃饭,让他味同嚼蜡,但就在这种情况下,每次有巡逻任务,他总是第一个报名参加。我问他为什么?他说:“我当兵就是为了保家卫国。一个边防战士,不能到边防一线巡逻执勤,那还来高原干什么。”就这样,他慢慢地克服了高原的不适,顺利地渡过了缺氧考验期,成为一名眼神坚毅、勇敢无畏的边防军人。

有一次,他巡逻归来,神秘秘地跑到我跟前说:“连长,你看这是什么?”我一看,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抓到一只蝴蝶。这只美丽的蝴蝶还活

相逢是一首歌

□张翟西滨

再到高中,十年寒窗苦读,十八岁时,好不容易毕业了,成人了,我们“一股道上跑火车——上山下乡”。全班乃至全年级12个班近600名男女毕业生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,带着户口、背起行囊,离别亲人、义无反顾奔赴广阔天地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从1976年4月27日插队起,我们高中同学“聚是一团火,散是满天星”,散落于塬上塬下、大队小队,我们插队知青与广大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,两眼一睁,忙到熄灯。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!

插队落户,三年五载。终于招工返城了,有的进国企,有的人大集体,而迈向机关事业单位的寥寥无几。伴随各自成家立业,好日子开启了,又面临下岗待业、自谋出路的抉择,跑运输的、蹬三轮的、摆地摊的、做生意的,当然还有“三保

我的写作之路

□张妮

第二天晚上十点多的时候,我收到了梁哥的电话,他将修改后的文章发给我,细细讲述了修改原因的同时耐心听取我的意见。我们聊了大概一个多小时,最终形成了文章终稿。说实话,梁哥的举动让我的内心感到十分惭愧,相较于自己的“随便写写”,梁哥用实际行动告诉我,对待工作或者说是对待写作应该抱有什么样的态度。

从那之后,我开始静下心来认真学习写作,研读优秀作家的文章,分析掌握其艺术表现手法。我每天坚持写作,哪怕是几百字的日记,也积极参加各类征文活动。在一次学习和锻炼中,我的文字功底得到了很大提升。

说实话,写作对我来说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。首先要和自己的懒惰和浮躁做斗争,从忙

虾须慢

□童卉欣

但是要你特别慢速骑自行车,比人家散步还要慢一倍,是不是不容易做到?

有一次看纪录片,李可染说,齐白石作画是很慢的,齐大师擅长画虾,连画一根虾须都是很慢的。

当时我弄不懂,齐白石画虾须画得慢,便是好吗?等到有一天,我也学习国画,拿着一管吸满墨汁的毛笔,对着宣纸的时候,就全然明白了。

别说画细如发丝的虾须,就是画一根粗上十倍百倍的树枝,如果笔行稍慢,而又无法匀速控笔时,那根树枝不是粗细、方向不对头,就是在某个地方留下一团凝滞的黑点、墨点,因为宣纸吸水湿润的特点,笔尖在某地多停留半秒,就会很快出现一滩绝非你想要的墨

金的,每户人家根据人口多少交些粮食:黄豆、小麦、玉米皆可。李德发对收粮这事并不是特别上心,随乡亲们的心意,多交一点少交一点,或有人压根忘记交粮,他也从不斤斤计较。后来大家生活水平改善了,就用钱取代了粮食,每人每次理发主动给一元钱,有的孩子没带钱,李德发也照样耐心地做好服务。

改革的春风让很多人富裕起来,李德发的剃头生意却大不如从前。年轻人为了赶时髦都去镇上或县城的专业理发店理发了,只有寥寥

剃头师傅

□赵素美

几个老人和孩子继续找他剃头。村里有从大城市打工回来的年轻人,跟李德发讲那边剃头叫理发,到处是美容美发店,吹洗剪烫拉,价位可个便宜……李德发听得津津有味,挠挠头有些许腼腆地说,这可使得不得!都是乡里乡亲的,怎么能收这么多钱呢?最后,那年轻人好心建议李德发去县城开一间流行的美发店,凭着他的能力一定能赚大钱。李德发沉思片刻,坚定地,还是在村里给乡亲们剃头有意思,咱不搞花里胡哨的。再后来,村里头脑最灵活的李小光看

着,在他用两个钢盔做成的“笼子”里跃跃欲飞。我也感觉不可思议,高原上怎么会有蝴蝶?没等我开口,他又自言自语道:“这么美丽的生灵,不应该生活在高寒缺氧的地方,它应该拥有森林和鲜花。”面对如此热爱边防的战士,我只好说:“它的根在高原,高原就是它的家,在家里,就是幸福的。”听了我的话,他好像是明白了什么,把钢盔打开,将蝴蝶放飞了。

后来,在一次巡逻途中,这个战士倒下了。因为高原肺水肿,他倒在了心中的边界线上,倒在了皑皑白雪之中。那天的雪,也像今天一样密、一样大。从此,每次下雪,我都会想起喀喇昆仑山,想起巡逻路上的战友们。

摘下这些文字时,雪仍在纷纷扬扬地地下着。隔壁学校里,孩子们的读书声此起彼伏,他们稚嫩的声音里,充满了幸福感。我的战友们,他们也正在整装待发,巡逻的路上,也是雪正浓、风正劲,他们用滚烫的胸膛,捍卫着边防安全,守护着美好生活。

我想,今天我应该登上城墙,拍几张雪拥城牆的照片,把雪后宁静的长安城,寄给远方戍边的战友,也寄给曾经的自己。

(保洁、保姆、保安)临时职业。

前思后想,左思右想。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命运多舛的人生。难怪有人戏言,我们遇到“上”的机会不多,多为“下乡”“下岗”“下海”“下厨”……有坎坷、有磨砺,有艰辛、有甘甜。当年的俊男靓女,早已被沧桑岁月霜染鬓发、容颜大变,我们肩担当了太多的重任。如今,退休赋闲、含饴弄孙,且大多居住分散,偶有谋面、略有距离,情系一起,心无距离。我们建立了“同学群”,哪怕只是有一条微信、一个抖音、一声问候……无不饱含着同学间的深情厚谊。

多年寒窗,一生长情。同学相聚并非展示仕途得意,生意兴隆的舞台,而是在描绘经历了风雨过后的那道彩虹,重温那青春岁月的花样年华,叙说那份质朴纯真的同学情谊。

相逢是一首歌。在充盈着欢声笑语的聚会之后,互问好声、互道珍重,又要各奔东西,长久别离,但友情的芬芳,会给我们美好的生活增添一缕和煦阳光。

碌的工作和琐事中腾出时间来,孤坐桌前、冥思苦想,将自己从杂乱无章的思绪中挣脱出来,在众多观点中进行取舍,将思路捋成线、织成网,再去一点点打磨,直至文章像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呈现在众人眼前。

同时,写作又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。每次坐在电脑前开始写作,那些读过的书、看过的风景变幻成一个跳跃的文字从脑海中流淌出来。写作仿佛是自己与世界对话的过程,期待用自己真挚的情感和灵动的思绪编织出的动人故事,来唤起读者的共鸣。

写作记录了我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,也见证了

了我一次次的成长。每一次写作都像是一次历练,让我走出舒适区,去探索自己未曾到达的地方。每一次写作也是一次检验,让我从内心深处认识到自己的欠缺,激励我始终保持谦逊的心态,去面对更加广阔的未来。



迹。慢慢地画一根粗细匀称,又有水中动态的虾须,的确很有难度。

“慢”的后面,是千万遍练习得来的扎实基本功。“慢”的底色,是画家从容笃定、成竹在胸、一无杂念的宁静心态,所谓“处闹中能取静”。

慢工不一定出细活,但是细活、好活肯定离不开慢工。沉心潜行,不浮躁不急躁,待春风缓来,鲜花自开。

中了李德发的剃头技术,想和他一起开个美发店,他把前景描绘得天花乱坠,却还是被李德发拒绝了。李德发的妻子却心动了,她多次劝李德发去城里赚大钱无果,失望至极,开始嫌弃李德发活得窝囊,没过多久就跟着一个外地来的生意人私奔了。

这年,李德发六十多岁,两鬓斑白的他依然坚持做着乡村剃头匠。因为生意惨淡,又没有什么积蓄,眼瞅着村里人一个个住上了小洋楼,他却一直住在几近坍塌的瓦房里,夏天漏雨、冬天漏风。这时,村里传来了好消息,政府要给五保户和贫困户盖新房,“真好!听说政府还给买新家具呢,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还能住上楼房!”符合政策照顾的村民个个都高兴得合不拢嘴。李德发既没有妻子也无子女,更是村里最贫困的人家之一,自然符合照顾对象。

令大家费解的是,李德发竟然拒绝了这天上掉下的大馅饼,把名额让给了另一个贫困户。李德发自有他的道理,自己已经一个老光棍,黄土埋了半截的人,有个落脚的地方就行了,房子该留给需要它的人。

一个暖烘烘的午后,李德发坐在门外那张破藤椅上晒着太阳,安详地离开了人间。他怀里紧紧抱着的是陪伴他一辈子的剃头木箱,柔和的日光洒在他身上。

平凡人生

良师李懋明



匆忙的上课铃声,仿佛是在提醒我快要迟到了。看着手里拿着校门口五块钱买的里脊夹馍,我狠狠地咬下一大口,加快脚步进了校园。

“哎,幸亏你赶上了,没迟到!”同桌的话伴随着教室里的嘈杂传进了我的耳朵里。而我则一把夺过他的水杯,仰头灌了好大一口水。里脊夹馍的最后一口顺着喉咙滑进胃里,传来丝丝暖意。“嗯,确实。”“听说今天要来新班头,好像还是个老头。”随即,同桌开始不停地张望着门口,想要抢先一睹新班主任的真面目。

半晌,一位穿着短袖、戴着金丝眼镜的人走进教室。他咳嗽了一声,班头也瞬间安静了下来,都在候着他开口讲话。

只见他转身,拿起粉笔,潇洒地在黑板上留下三个字:李懋明。随后在名字的后面留下了电话。再转身,嘴角扬起笑意并开口道:“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新班主任兼语文老师。”

这样简短的介绍,让我连他名字中间的字读什么都没搞明白。“好的同学们,大家翻开课本……”

这就是我第一次认识这位老师,并没有什么特别印象,最多就是他的雷厉风行。

许多年后我才知道,他的女儿也在这所学校并且和我同班。那时,我语文成绩并不好,甚至可以说比较差。临近中考,大家都匆匆忙了起来。体育课、音乐课被换,早已习以为常。而每次模拟考试,我总是特别平稳,平稳到每次都是倒数第一。

一天,他将我叫到办公室来,本以为迎来的又是挨骂、叫家长。硬着头皮走进办公室后,我的头深深低下,两只手也在抠来抠去,感觉到下一秒就要迎接狂风暴雨。

就在我“享受”这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时,他开口了。没有谩骂,也没有问我要家长的手机号码。只是淡淡地点燃一根烟,问道:“你不是最近有什么事?跟我聊聊。”就这样简短的一句话,却让我心里涌一股暖流,一下竟不知怎样开口,只是傻傻地站在原地。而后,他便好似读心术一样不再追问,只是说:“把你的卷子拿来吧。”自那之后,每次模考结束,我都会拿着卷子去他办公室。

而我也好像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。不得不说,李老教师语文教学有一套。伴随着这个习惯,我的模考成绩也在一路攀升。到第四次的时候,已经进入了班级前二十,并且还在逐步提升。

快要中考时,班主任召集大家开动员大会,没有什么豪言壮语,也没有什么华丽辞藻。只是简短的一句话:“大家加油,我相信大家的能力。”终于,到了中考的这一天,我紧张又激动地拿着笔在答题卡上涂涂抹写,写下的是答案,也是我心中的梦。

后来,很多年未见。直到有一次,已经上了大学的我,又一次碰见了这位老师。花白的头发,额头上淡淡的皱纹,都在陈述一件事——他老了。没有了当年的意气风发,却多了几分慈祥。见到我,他笑了。

他开口问道:“这么多年没见了,咋样啊?”操着那熟悉的陕音,熟悉又陌生。“挺好的李老

师,现在已经大三了。”半晌我又憋出了一句:“好久不见。”是啊,好久不见,一晃七年。

“不错,有空来家里吃饭。”随后便对我笑了笑,过了马路。等我回过神来,老师早已消失在人群中,还是那样雷厉风行。

现在,我已经上班了。可是偶尔耳边还会响起试卷的翻阅声,配着那虫鸣鸟叫,竟有些悦耳动听。

那年怀揣的梦想,现已实现,却不知下次相遇又是何时,只想有机会当面给李老师说一声谢谢,企盼他像曾经那样为我指点迷津,或是如益友般听我倾诉。

中了李德发的剃头技术,想和他一起开个美发店,他把前景描绘得天花乱坠,却还是被李德发拒绝了。李德发的妻子却心动了,她多次劝李德发去城里赚大钱无果,失望至极,开始嫌弃李德发活得窝囊,没过多久就跟着一个外地来的生意人私奔了。

这年,李德发六十多岁,两鬓斑白的他依然坚持做着乡村剃头匠。因为生意惨淡,又没有什么积蓄,眼瞅着村里人一个个住上了小洋楼,他却一直住在几近坍塌的瓦房里,夏天漏雨、冬天漏风。这时,村里传来了好消息,政府要给五保户和贫困户盖新房,“真好!听说政府还给买新家具呢,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还能住上楼房!”符合政策照顾的村民个个都高兴得合不拢嘴。李德发既没有妻子也无子女,更是村里最贫困的人家之一,自然符合照顾对象。

令大家费解的是,李德发竟然拒绝了这天上掉下的大馅饼,把名额让给了另一个贫困户。李德发自有他的道理,自己已经一个老光棍,黄土埋了半截的人,有个落脚的地方就行了,房子该留给需要它的人。

一个暖烘烘的午后,李德发坐在门外那张破藤椅上晒着太阳,安详地离开了人间。他怀里紧紧抱着的是陪伴他一辈子的剃头木箱,柔和的日光洒在他身上。

平凡人生

良师李懋明